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高山峡谷独龙家

独龙族

李金明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32.365
84:1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K892.365

L184:1

高山峡谷独龙族

(独龙族)

李金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龙宝珍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一集）
高山峡谷独龙家（独龙族）
李金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125 字数：585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191 - 5/C·26
(本集共七册) 总定价：84.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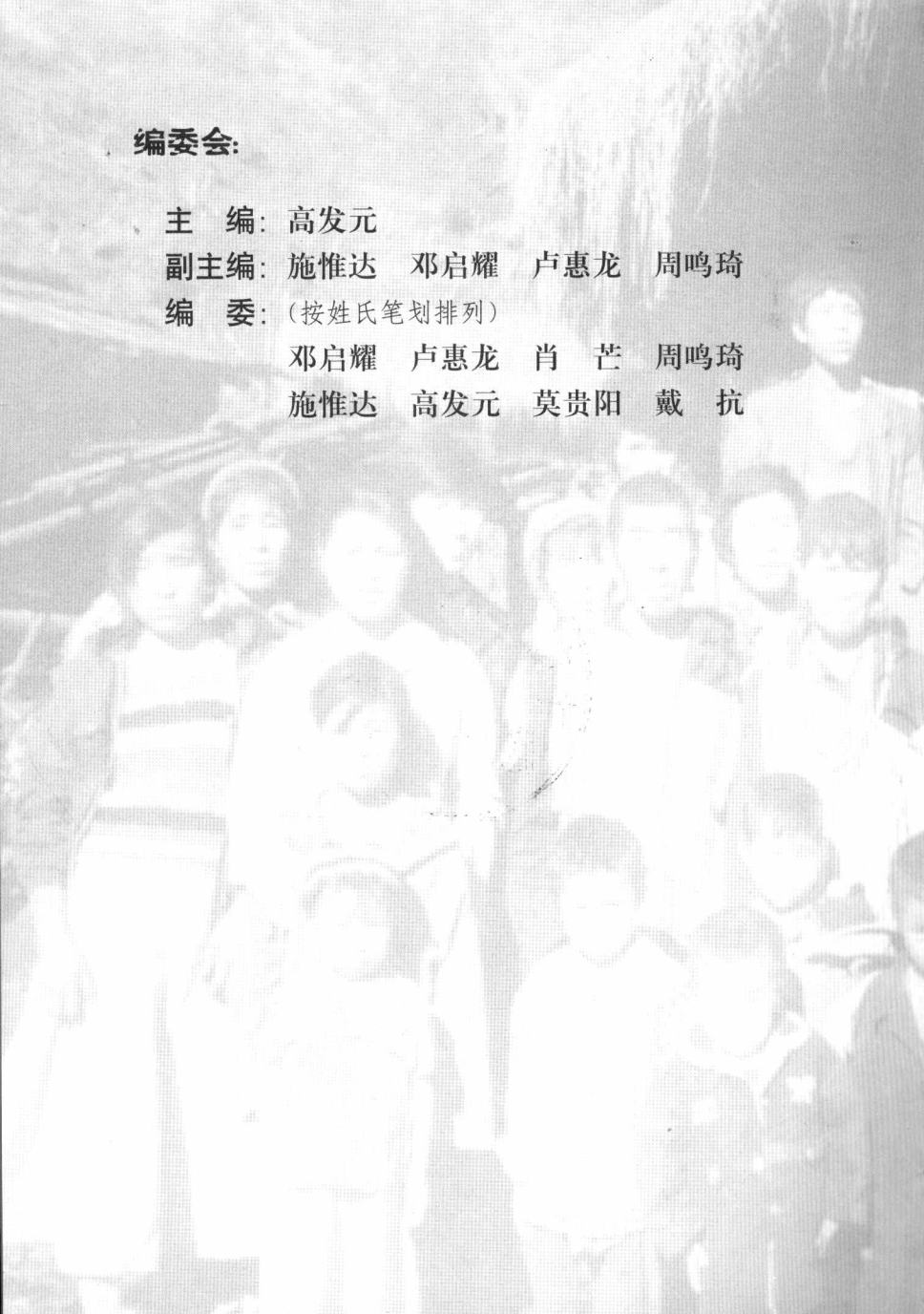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盜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盜走的财富、被盜走的生命、被盜走的梦想、被盜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引 言	1
一、家谱和婚嫁	4
1. 家庭概况	4
2. 家谱和父母的结合与亲戚关系	7
3. 婚姻和婚恋习俗	17
4. 亲属关系和亲属称谓	26
二、家庭中的衣食住行	33
1. 服装与服饰的变迁	33
2. 饮食风味	39
3. 居住和盖房	62
4. 原始的交通工具	66
三、家庭中的宗教活动	68
1. 家庭中的巫师	68
2. 灵魂观念和巫师治病	72
3. 独具特色的保命延寿仪式	79
4. 探求未知世界的唯一途径——占卜	83
四、生产和经济活动	87
1. 简单的生产工具	87
2. 目前主要的生产活动及方式	89

3.	田地的分类和生产习俗	90
4.	经济活动及主要内容	100
五、	纹面及有关习俗	103
1.	纹 面	103
2.	母 亲	105
	结 语	111

引 言

独龙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
现有5682人。

在美丽雄伟的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雪山之间，有
一条神秘的河谷，那里居住着人数不多的独龙族。独龙
族称这条神秘的河流为“独龙尤门”即为独龙江。“尤
门”在独龙语里是“江”或“大江”的意思。独龙江发源
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东部，它像一条银色的巨龙，奔
腾咆哮于两山的峡谷之中，景致十分壮观。我的家就在
独龙江的最北端——迪政当村公所的冷木当社。我从小
生活在美丽的独龙江畔，生活在勤劳朴素的独龙人民中
间，幼年时曾接受了火塘文化的熏陶，因此，我对我的家

乡便有了鱼水一样的感情。我的家乡(独龙江)被人们称为难以逾越的秘境,我想这种说法也符合实际。因为直到现在,通向独龙江的路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山道,并且每年从十一月至翌年的六月初,大雪封山,切断了一切内外的联系。独龙族一直处于这种封闭式的秘境之中,此次,我承担了《中国民族家庭实录丛书·独龙族》的课题任务以后,于1995年8月20日,从贡山县城出发,沿着崎岖的羊肠山路爬行了三天,到了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再沿江往北步行了三天才到了我的老家——冷木当寨。

冷木当寨



冷木当寨子与迪政当寨子连成一片,“迪政当”这个行政单位名称来自独龙语里的“投日担木”。“投日”是集中的意思,“担木”是平坝的意思。迪政当寨子里多数为“久木来”氏族的人,而冷木当寨子里多数为“卡尔乔”氏族的人。冷木当寨子在迪政当寨子的南部,迪政当村公所设在冷木当寨子里。“冷木”在独龙语里有

一、家谱和婚嫁

1. 家庭概况

我家一共有九口人，阿爸和阿妈共生了十二个孩子，结果只养活了七个人，其余四个人婴儿时就夭折了，没能养活。我有三个哥一个姐，两个弟弟。老大李金海（独龙族的排名叫“朋友”）如今已去世。二哥三哥都分了家，单独盖房而居，姐姐李秀江（独龙族女孩的排名为“江格里”即老三）已出嫁，大弟李金荣（独龙名为“亚尔松”即为男孩排名的第八个，毕业于云南省建筑工程学校工民建专业，现在贡山县城建局工作。我自己算是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语

言文学系,现任职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我在家中的排名为老五即为“丁巴”。实际上,现在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小弟李金国(独龙名为“巴娜”)及其媳妇、两个代养女孩共七人一起过日子。代抚养的两个女孩是姐姐与前夫所生的,大的叫“才社”,现在在独龙江乡中心完小读六年级,小的叫



全家照

“江格里”即为排名老三,在家里干活。

我父亲的独龙名为“斯尤·都里”(“都里”是男孩排名的第二,“斯尤”是父亲氏族居住的地名,位于迪政当村公所管辖内的麻必络附近)。父亲现年68岁,约生于1927年冬季。解放前,父亲当过藏族察瓦洛土司的背夫,虽没念过书,却精通独龙语,熟知有关独龙族的神话、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以及历史、传说等等,他还会编织各种生活生产用具。我的母亲叫科全金妮,现年67岁,约生于1929年盛夏。曾跟随丈夫去察瓦洛当过背夫。阿妈会唱许多优美的独龙族民歌,会编织精美的独龙毯。

平时,母亲负责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哥李金海死前曾当过村里的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退职回农村后又当了一段时间的村长,但大哥命不长,只活了48个年头。1989年秋天,大哥上山采集时,从山崖上坠落江中而死,留下 一大群未成年的娃娃。如今,这些娃娃由大嫂和我的父母共同抚养。二哥李金山,生于1957年12月,现年38岁,毕业于贡山县一中高中部。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于1976年4月应征入伍,此后一直在昆明军区43医院内伤科当卫生员,1980年7月退伍回家乡当赤脚医生。1982年以后贷款经商,至85年还清贷款及利息。1992年以后当了巫师。当我问他为何要当巫师时,二哥犹豫了一下回答说:“1991年以前,熊当村的巫师熊当格员告诉人们说:“李金山就是南木萨(巫师)。”加上他本人也曾见过一些奇怪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许是鬼魂吧,于是,他就这样成了一名南木萨(巫师)。村里人也承认他是个南木萨(巫师),独龙人认为:鬼来找你或者传来话,叫你成为一名巫师(即南木萨),假如你不理会,就会招来灾祸。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二哥就当上了“南木萨”。三哥李金文生于1962年6月4日,现年32岁,虽没有读过多少书(只读了完小四年级),但他是个很聪明的人,现在一边干农活一边搞小买卖。经商的资金据了解是自己筹集的,在其妻子的影响和协助下,才成功地搞起了买卖。三嫂是初中毕业生,比三哥大6岁,看得出来,他俩十分恩爱。最小的弟弟李金国是目前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唯一的挣钱人。

以上所述,是本家庭的基本情况,在众多独龙族家

庭中我家是普普通通的一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可叙述,但我家却独具特色:上有不识字的父母,下有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完小生,还有许多未成年的正在读书的子孙们。可以说,我家是“知识分子”的大家庭,在独龙族中这样的家庭是不多见的。

2. 家谱和父母的结合与亲戚关系

父亲的家谱和兄妹关系

父亲的家谱最早可以追溯到曾祖父和曾祖母那儿。

曾祖父名叫“斯尤才日”(su³¹ ju⁵⁵ tsew³¹ zuŋ⁵³),“昆多”氏族的人,独龙语称曾祖父为“阿干安贝”(ak³¹ kaŋ⁵³ ak³¹ pai⁵³),“阿干”是“爷爷”之意,“安贝”是爸爸的意思,意为爸爸的父亲。曾祖母叫“熊当江友念代”(ɕuŋ⁵⁵ dɛm⁵⁵ kiɛŋ³¹ ruŋ⁵⁵ njeŋ³¹ tɛi⁵⁵、“熊当”为地名,“江友”是氏族名,“念代”为女孩排名的第二个),独龙语称曾祖母为“阿称安门”(a³¹ tsi⁵³ aŋ³¹ mei⁵³),“阿称”是奶奶之意,“安门”是妈妈的意思,意为奶奶的母亲,有时又叫“阿干安贝濮玛”,“濮玛”有女人、妻子等含义,即为爷爷的父亲的妻子。据父亲讲述: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生了许多子女,其中只抚养大了两个,即我的爷爷“普”和“斯尤都里”这两人。还有一个叫“斯尤普社”的人,当时与我爷爷住在一起,我爷爷和“斯尤普社”他俩都是男孩排名中的老大,所以互称兄长。爷爷斯尤都里是个“南木萨”(巫师),其妻是“班”村的人叫“南包”。有